

词的音变与过程分析

——以彝语音变为例

杨正勇, 杰觉伊泓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词是语言单位中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由语音、语义和形式三个部分构成,词的音变带动语义和形式的变化。彝语音变主要反映在词的音变类型和音变方式上。

【关键词】彝语词;音变;分析

【中图分类号】H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05-03

引言

语言是语音符号系统和语义符号系统的结合体,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和交际工具,人类离不开语言。从19世纪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军事情报、计算机的开发、病理学、文献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由于具体语言所处的社会发达程度不一致,人类语言的词量不相等。目前能在书面见到的词汇,有的语言在已上百万条词,如英语、汉语、俄语等大语种,面对这漫漫词汇海洋,的确让人望词惊叹。一些小语种,没有书面语,使用的人数多少个不一致,有的只有几百人,甚至只有几个人,语言学家对这些语言的词汇做过统计,认为最小的语种只有几百个词,最大语种与最小语种的词汇数量悬殊是巨大的。

在各级语言单位中,词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由语音、语义和形式三个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又各自形成一个系统,把它们称为音系、义系和形系,它们在语言系统中既是独立又是联系的,每个系统内的各个组成部份也是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对立,从联系的角度看,各组成部份之间常常相互影响。就语音系统来说,这些影响的结果是语音变异和同化,他们是通过搭接和代换完成的。搭接是就是两者事物连接起来;代换就是把一种事物换成另一种事物,搭接目的也就是实现替换,代换是搭接的最终目标。每种语言都有音变,音变直接反映在词上,彝语的音变也不另外,在词中反映出来。彝语中的音变一般以隐藏式存在,而代换以展示式存在。彝语中不同词在表面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通过音变和代换分析,能变成可理解的语码。本文主要分析彝语音变。

一 彝语词的音变类型

彝语的音变(sound changing)叫 fu³³ tɕho⁵⁵(什),观察彝语的音变,首先选择恰当彝语词,然后分解这个词的语音。彝语相当部分词或词根都是单音节词,一个单音节词的语音由辅音、元音和声调三个部分构成,彝语音变也就是这三个部分的变化。变化是指事物的性质和形状产生新的状况,涉及到一个比较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比较,一般的比较是两种事物之间的比较,这里的比较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阶段的比较,而且是动态的比较。因为彝语的音变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要明确比和被比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什么比什么问题。彝语音变从三对比较中来观察,一是现代的凉山彝语(标准音)^①与文献中的彝语同一个词进行比较;二是凉山彝语与其他方言土语的同源词进行比较;三是凉山彝语与彝语支语言或者与其他藏缅语甚至是汉藏语的同源词进行比较。简言之,即用凉山彝语去比较其它语言或方言的同源词,通过同源词的比较就能获得语音音变类型。

1、音系音变

音系就是语音系统,无论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方言或者是一个土语都有它的音系,要想掌握一种语言,就需要搞清楚它的音系,彝语的音系由于方言的不同,产生差别,比较如下表:

方言	辅音	元音	声调	音节
东部方言(威宁)	46	9	4	1656
南部方言(峨山)	28	16(12*) ^②	3	1344
西部方言(巍山)	38	13(3*)	4	1976
东南方言(弥勒)	36	31(9*10#)	5	5580
中部方言(大姚)	27	17(5*#)	5	2295
北部方言(喜德)	43	10(2*)	4	1720

从表中可知,辅音总数218个,平均为36个;元

收稿日期:2010-08-10

作者简介:杨正勇(1951—),男,彝族,四川盐源县人,西昌学院正院级调研员,彝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彝族传统教育研究。

音总数为96个,平均为16个;声调总数为7个,(55、33、21、13、11、31、44)共有声调3个、变调4个;总音节数为14571个,平均音节数为2428个,理想的音节数2304个。东南方言的总音节为5580个,若把带鼻元音和紧元音的音节除掉,只有2052个,最少音节(南部方言)和最多音节(中部方言)之间音节数差为951个,一个语言内音节相差1000个左右是正常的,实际上音节总数不等于应用音节的总数,如凉山彝语音节总数为1720个,但应用音节总数只有1164个。音系的差异不仅在语音要素数量上存在差异,而且语音的性质上也存在差异,如东部方言音系中的有“ndzh”这个音,北部方言音系中则没有这个音,相对应的音有“ndz”这个音。如“咬(鼠)”一词北部方言为“ndzɿ”,而东部方言则为“ndzhɿ”。同一个方言内也有不同的音系,北部方言的田坝土语音系中没有“ŋg”这个音,只有“ŋ”这个音,如“莽子”一词在田坝土语中为“ŋw³³”,圣乍话对应音为“ŋgw³³”。以上的ndzh和ndz,ndzɿ和ndzhɿ;ŋ和ŋg,ŋgw³³和ŋw³³都属于音系音变,这种音变称为音位音变。如果在不同的音系中,语音的音质变了,但是意义没有变,这种音系音变称为次音位音变,如北部方言中的“v^{u21}”和南部方言中的“ɣa²¹”及北部方言的南部次方言中的“ɣo³¹”。虽然它们的语音性质在不同的音系中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们的意义没有变,都能听出“菜”或“青菜”意义来。

2、构词音变

彝语中的音变,有的语法音变,有的则属于词义音变,语法音变是指在构词过程中受发音部位的变化、唇形的圆展、舌位的移动、音腔的转化等影响,按照和谐与弥补的原则,形成一种新的语音模式。如“khu ɣ¹³³ (新年)”一词,从构词规则上看,由原词khu(年)和ɣ(新)构成,是一个主谓式结构,③khu ɣ¹³³ (新年)中的khu不变,ɣ¹³³有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声调从高调降到中平调,即55⇨33;二是由松元音ɿ变成紧元音ɿ¹,即ɿ⇨ɿ¹。在发音中,两个高音在一起不太好发,弱化后一个高音,弱化是一种损失,必须得到一个补偿,于是在在元音ɿ上加一个紧喉,这样就得到了补偿。从其它亲属语言来看,“新年”一词语音大同小异,如藏语(安东方言)“新年”一词为“ko³³ si⁵⁵”,傣语为“khu³¹ ɣ¹³³”,然而这些词的音变形式不一致,藏语第一个音节的辅音、元音和声调都发生变化,第二音节辅音、元音都变了,但是声调没有变。傣语两个音节的辅音和元音都没有变,但是声调变了,这是不同音系里发生变化的结果。

除了语法音变外,还有一种音变叫词义音变,顺着语音的改变意义也发生改变。彝语中的词义音变比较普遍,如在古彝语当中,“看”和“眼睛”是同一个词,都为“mjɛ”,后来“眼睛”变为“njɛ”或“ŋɛ”,“mjɛ”就专指“看”,继续音变,“mjɛ”有专指“看见”,“看”变为“ŋɛ”,现代彝语中“眼睛”又变成了“ŋɔ³³”,“看”有变成了“hu²¹”。“饭”和“吃”也是同一个词,语音为“dza³³”,后来通过内部屈折的方式音变,dza³³变为dzɿ³³,词义开始分化,dza³³表示“饭”,dzɿ³³表示“吃”,进一步内部屈折,变为dzɿa,dzɿ³³(吃)表示主动,dzɿa(吃)表示使动。从“mjɛ”到“ŋɔ³³”经过了ŋɛ、ŋɛ、njɛ的搭接形成的;从dza³³到dzɿa是通过dzɿ³³搭接来完成的,它们都是顺着意义的改变语音也跟着改变,这种音变是语言发展的结果。

3、音段的变化

音段就是语音的分段,一种语言的语音一般都能分出辅音和元音两类。彝语的音变从音段角度上看,有三种类型,一是辅、元音共变,二是辅音发生变化,三是元音发生变化。彝语中辅、元音同时音变的,如彝语的“海”一词:

现代凉山彝语:ɣu³³(海)

文献彝语(1):ha³³(海)

文献彝语(2):xo³³(海)

东部方言(大方):xu³³(海)

西部方言(南涧):xai³³(海) ”

“海”一词中的“ɣ”与“h”、“x”属于辅音音变,“u”与“a”、“o”、“ɿ”、“ai”是元音音变。ɣu³³与“ha³³”“xo³³”“xu³³”“xai³³”;凉山彝语中的dzɿ³³(吃,自动)和tɕɿ³³(吃,使动)都属于辅、元音同时音变。

彝语中的音段音变除了辅元音共同演变外,还有很多辅音音变的词,如凉山彝语中的

la⁵⁵“裤子”,在西部方言的南涧彝语中“裤子”为la⁵⁵。l和l属于辅音音变。又如凉山彝语的“屎”为“tɕhɿ³³”,南部方言彝语和东部方言彝语中为“thi³³”,这里的“tɕh”和“th”也是辅音音变。又如雷波上天坝和卡哈洛沿江一带把“衣服”(ɣɿvi ga³³)说成“zɛ ga³³”(ɿɿ)。云南省宁蒗县及四川盐源县彝语把“木板”(ɣɿsɿ³³ phi²¹)说成“sa³³ phi²¹”(ɿɿ)。

彝语的元音音变是最活跃的音变方式,在凉山彝语中的“刀”一词,元音音变有如下三种:do³³ mu³³、di³³ mu³³、ɿ³³ mu³³“刀”,元音变为o、i、ɿ三种形式。“手”有“li”和“lɔ”两种读音,元音有i和ɔ两个。又如ndo³³(喝,主动)和to²¹(喝,使动)。

4、超音段的变化

超音段变化就是音段以外语音演变,彝语中的超音段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音节变化,另一种是声调变化。音节变化有两种方式,即张开和收缩。如:ho³³ bu³³ (太阳)一词是张开式,其张开的步骤是:古彝语中的“太阳”为“mjε³³”,语音演变且分化为“ $\eta\epsilon$ ”“mε”“bε”三个。“bε”音变为“bu³³”,“ $\eta\epsilon$ ”音变为“ ηi^{21} ”,“白天”和“太阳”为一个词,语音是“ ηi^{21} ”,“ ηi^{21} ”经过“nu³³”搭接后音变为“ho³³”,最后把 ho³³ 和 bu³³ 加在一起,就成了“ho³³ bu³³”一词。另外 a³³ mu³³ 是“高”mu³³ 的增音而成。phu²¹ pho³³ “祖先”一词中的“phu²¹”,就是一种收缩,原词为“a³³ phu³³”。通过收缩和张开两种方式音变,使词的音节发生了变化。

声调是彝语中一种重要的语音现象,其功能主要在于区别词义。彝语广泛使用声调的变化来造词,大部分词都是由33调变为44、55和21调。如 tɕ hi⁴⁴ tɕ hi³³ (叶子)是 tɕ hi³³ tɕ hi³³ 的变体,其演变类型为 33⇨44;tɕ ε³³ (制度、规则、法律)和 tɕ ε⁵⁵ (协议、规定、约定),其演变类型为 33⇨55;tɕ ho³³ (一起、陪伴、包含)和 tɕ ho²¹ (朋友),其演变类型为 33⇨21。

二 彝语词的音变方式

彝语的音变方式,从音变的过程来看主要有渐变和突变两种,从音变的结构看,主要有链移和协和两种。

1、渐变与突变

渐变中间有许多环节,突变则没有中间环节,

渐变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关,突变与人群的迁徙和移民有关。彝语中“土地”这个词语音有若干种表示法,即:mu³³ du³³、mi³³、mi,地表为 du³³,坡地为 tɕ ε³³ dɕ ε³³,坝子为 dzo²¹ pa⁵⁵,平地为 ndi²¹。这里从辅音 d 演变到 dɕ 到 nd,它是一个渐变得过程。雷波瓦岗咪姑和雷池的彝语中“线”为“xo³³”,当地的人搬迁到雷波县城以后,他们就把“线”说成了“ɕ i³³”,虽然 x 和 ɕ 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对应性不一定能自觉地对应,它是发 x 的人量变决定的,这种方式的音变是突变。音变过程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在整个人类语言当中,除了新词术语相互借用以外,很多基本词汇也有联系,如:彝语北部方言中的“眼睛(ɕ o³³)”一词,与其语言在语音上的联系性,有的地方为 [me³³] 和 [ɕ ε³³ si²¹] 日语 [me³³] 古汉语 [mu³³] 古希腊语 [mata] 马来语 [meh] 缅甸语 [myak], 这些都是语音渐变中产生。

2、链移与协和

链移是一种连续音变,协和是一种语音和谐,链移与协和在语音演变的结构中的一种现象。彝语北部方言中的 ηi^{21} tsi³³ (二十)、tshi tsɿ³³ (十一)是语音和谐的结果,tshi³³ ɿ (十七)、tshi³³ ηi (十二)是 ɿ²¹ (七)、 ηi^{21} (二)音变产生,也是一种语音和谐。④彝语中的“魁梧”一词为“k_u³³ ɕɿ³³ xo³³ ɕɿ³³”,ku³³ 就是 ko²¹ (身体)的变体,xo⁴⁴ 就是 xo³³ (形象),又如 ɕɿ²¹ lɿ³³ ɕɿ⁴⁴ lɿ³³ (隐隐约约)等词都是一种连续音变。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凉山彝语指北部方言中的标准音,下同。

[2]*表示紧元音,#表示鼻化音

[3]彝语“新年”是修中结构,

[4]马学良认为可能是彝语中的“二”和“七”有赛音韵尾。

The Variant of the Word Sound and Procedure Analysis

——Taking Yi Language for Example

YANG Zheng-yong, JIEJUE YI-ho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words that made up by three parts which are sounds, semantemes and forms, are important center sector in language units. The sound changing causes semanteme and form charging. Yi language sound changing is mainly embodied on pattern and tupe of words.

Key words: Yi words; Sound Changing; Analysis

(责任编辑:张俊之)